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傳續說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械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監生臣任以依

監生臣楊以澐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左氏傳續說　　　春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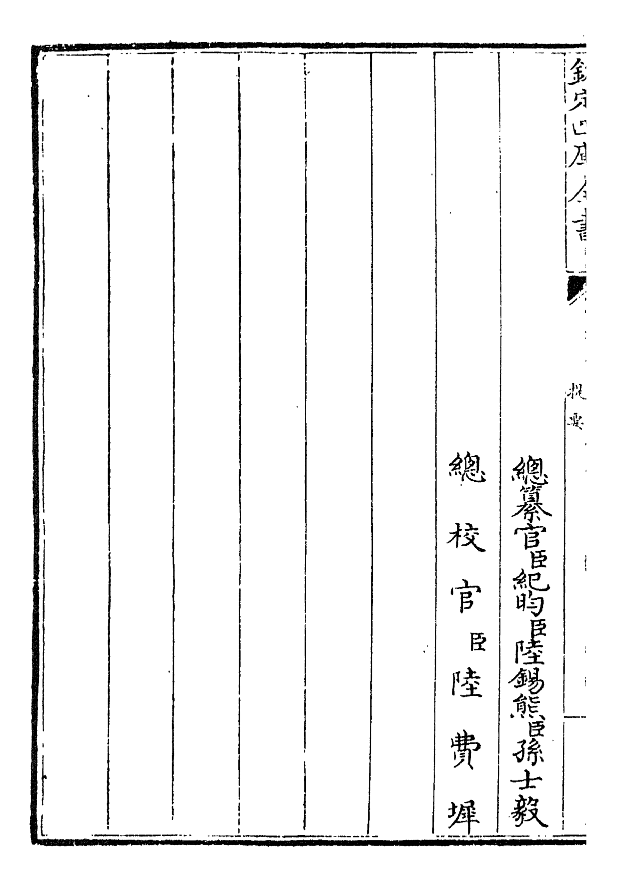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左氏傳續說十二卷宋吕祖謙撰祖謙是編繼左氏傳說而作以補所未及故謂之續說久無傳本今見於永樂大典者惟自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舊本缺佚無從採録其

餘則首尾完具以傳文次第排比之仍可成帙其中如曳駢送孤射姑之帑孟獻子愛公孫敖二子兩條俱以博議所云為非是則是書當成於晚年矣其體例主於隨文解義故議論稍不如前說之澗大然於傳文所載闡發其藴並抉摘其疵如所謂左氏有三病不明君臣大義一也好以人事附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事則盡精神說聖人事便無氣象三

也云云雖亦沿宋儒好軏先儒之習然實頗中其失至於朝祭軍旅官制賦役諸大典及晉楚興衰列國向背之事機詮釋尤為明暢惟子服景伯系本桓公而以為出自襄公稍為訛舛耳葢祖謙邃於史事知空談不可以說經故研究傳文窮始末以核得失而不倡廢傳之高論視孫復諸人其學為有據多矣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左氏傳續說綱領

學者觀史各有詳略如左傳史記前漢三書皆當精熟細看反覆考究直不可一字草草自後漢三國志以下諸史只是看大綱始末成敗蓋自司馬氏班氏以後作史者皆無史法

看史記又與看左傳不同左傳字字縝密史記所載却有成月差互先後不同處不似左傳縝密只是識見高遠真箇識得三代規模此學者所當熟看

司馬遷作史記却有變風變雅底意思惜乎却少正風之意

史記世家多書别國事如魯世家却書晉國秦國之類此皆是當時大事筆法最高不可不細看如此條例亦看史者所當知

司馬遷雖不免有些血氣為學未粹然規模終是濶使他克巳為學消除得血氣雖董仲舒亦不能及

一部左傳都不曾載一件閒事盖此書是有用底書學

者看得左傳熟時以下諸史條例亦不過如此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此數句便是看左傳綱領葢此書正接虞夏商周之末戰國秦漢之初上既見先王遺制之尚在下又見後世變遷之所因此所以最好看看左傳須是看得人情物理出

看史要識得時節不同處春秋自是春秋時節秦漢自是秦漢時節

看史書事實須是先識得大綱領處則其餘細事皆舉

譬如一二百幅公案但是識得要領處方見得破決得

定切不可只就小處泥

學者觀史且要熟看事之本末源流未要便生議論

左傳一部三十卷其大綱領只有三節自第一卷至第

三卷莊公九年齊桓初出時是一節此一節霸者未興

當時之權亦未嘗專在一國自莊公九年以後直至召

陵之盟又是一節凡二十四卷正是五霸迭興之際此

一節甚長自召陵以後直至卷末又是一節蓋當時晉楚霸諸侯凡南方之諸侯盡從楚北方之諸侯盡從晉自楚用子常以來以玉與馬之故遂執二國之君故蔡侯以子為質於晉而請伐楚晉荀寅又以求貨於蔡弗得遂辭蔡而不肯伐楚只緣要些小物事遂壞了霸業晉便失霸諸侯遂無霸自是以來吳與越却以蠻夷主盟諸侯當時吳闔廬正用子胥要霸諸侯蔡侯一東遂當此事都不成世界了此是末一節凡三節皆是左傳

大綱領

孔子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與祿之去公室與陳恒弒君當作一段看蓋天下大勢浸浸至此亦非一日譬如傷寒傳經至七日病證極矣若初從醫者之說便下藥尚可調理若自此不從醫者之說則其病必入惡症不可復救當夫子請討陳恒之時亦是一箇時節當時魯君若從其說亦可轉而為夏商周之盛惟其不從終所以變而為戰國不可整頓

孟子論五霸一段正是説春秋一節當子細看天子適諸侯曰廵狩天子五載一廵狩舜典周官皆同此制當時廵狩非只是廵一方乃是徧四方廵之古之人君兵衛之出亦少所以易雖是一歲之中亦廵得徧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如舜典所謂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歛而助不給是偶因見以與之非徧天下而與之也故天子所至謂幸此略以賈乏農耕之具者與之至於困窮之甚者諸侯亦自有罰養老尊

賢俊傑在位此自是三事養老只是養老一事不必問其他如國老庶老皆是老尊賢只是尊賢不必問其他未論到才上俊傑是在位有才能者方養老時其間固是多賢只是專論尚齒意思未論賢否之如何方尊賢時其間固是多才只是尊賢不論其才之如何此是大議論須是經歷久遠方可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諸侯只是方伯連率如湯伐葛之類謂之伐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如羲和湎淫命胤侯以征之是也左傳

載葵丘之會隱其五命而止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孟子五命之事覯之見得左氏愛仲之深而於桓公之過皆隱而不書如内政之類皆是桓雖為霸主而於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特隱之所以使後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覯孟子左氏之言其意豈不盡見孟子之言出於無心故無所隱左氏之言拘於有愛故欲隱其過然左氏在春秋亦可謂之賢大夫若子産叔向皆其徒也諸侯束牲載書

而不歃血牲是諸侯之牲束是備而不用此見齊桓威信兼著此只是仍舊舉盟時禮數故牲皆不殺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此皆是桓公命諸侯之辭即是君臣父子夫婦之三綱當時有管仲在所以曉得此誅不孝是楚世子商臣弒君之類是也易樹子是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之類是也無以妾為妻即桓公如夫人者六人衛姬鄭姬之類是也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賢是成德者所以尊之才是育而未成者須

要保護之如唐元稹本自可取因言宦官遂見退黜被
貶之後平日廉耻遂喪彰有德是土地闢田野治養老
尊賢底人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敬老只諸侯自
敬其國之老者慈幼亦只欲諸侯撫其國之幼者賓旅
是國之大事如國語所載周之秩官有曰敵國賓至關
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侯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
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奸虞
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

獻饑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狩則君親監之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上三句總是一事士是入仕為官者世官見得當時大夫已世襲多了桓公已自無整頓處所以只說士且舉小者言之士既世官其位必有虛曠桓公又恐復用他子弟以權攝又戒諸侯曰官事無攝士既無世官其

子弟又無攝則其為士者必取其賢才而用之取士必得又須是果得賢者方可盖桓公與他改了條貫所以如此戒他毋專殺大夫如晉惠公殺慶鄭及殺里克之類是也五命曰無曲防正如戰國策所載西周欲為稻東周不下水戒他不得曲相防遏無遏糴盖北方多是販米於鄰國無有封而不告如齊封衛晉封曲沃皆是此類凡封國諸侯不當專須當上告於天王然後封令之大夫令之諸侯之罪人也諸侯之所以為三王之罪

人也者皆由其大夫長逢其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論孟論管仲併作一段此亦要看孔子稱管仲但言其功孟子却責以王者之佐夫子見子貢企慕聖學求造其妙一或過之則失其中雖言管仲之功亦是隨材而教子貢孟子見公孫丑性質卑下未明於理或推管仲之功則公孫丑必有歆慕之意而其趨向愈卑則孟子之責管仲亦所以教公孫丑

霸者把也此說是

春秋自子產叔向死後氣象頓衰及到范鞅全是戰國人或謂子產叔向不似春秋時人非也子產叔向只是春秋時賢大夫只喚作春秋時人可矣如孟子在戰國却是不似當時人也

看得左氏亦是子產叔向一等人其記管晏子產叔向事皆連當時精神寫出深知精髓若不是此等人品無縁記得如此精妙只記孔子事便無意思以此知杜預

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其説難信

左氏只有三般病除却此三病便十分好所謂三病者

左氏生於春秋時為習俗所移不明君臣大義視周室

如列國如記周鄭交質此一病也又好以人事附會災

祥夫禮義動作古人固是於此見人吉凶亦豈專係於

此此二病也記管晏之事則盡精神纔説聖人事便無

氣象此三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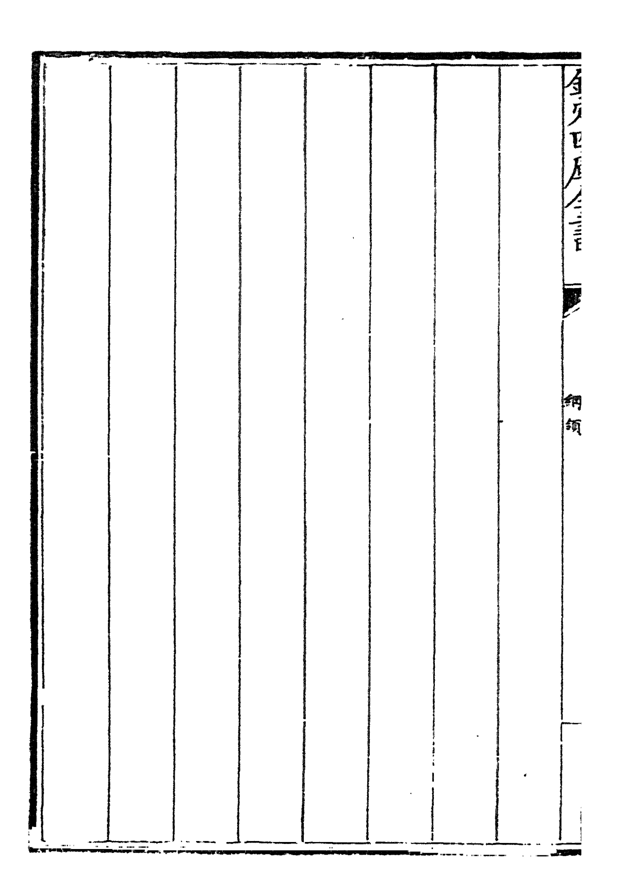
觀隱公一卷其間言王處甚多其中止有二年不書耳

到桓文以後漸漸少又其後言王處極少蓋隱公之時王室雖衰而猶未甚衰當時尚知有王到後言王處少便見得當時全不以為事故王室之衰又不如隱公之時周自東遷之後王室便衰然初遷之始凡事尚可料理至隱公之時經四十餘年而故家遺俗猶有存者如臧哀伯之諫納郜鼎臧僖伯之諫觀魚申繻之對問名皆三代之遺制則其東遷之初又可知惠公平王三年即位在位四十六年則春秋作時平王東遷已四十九

年葢春秋始於平王非始於周之東遷也春秋之始周家法度紀綱猶班班可見尚似可為若五十年之前便能整頓則文武之迹猶未墜也惜乎平王之不能振耳大凡天下大亂之後須得大聖賢出來料理方可如桀之亂天下得湯而後治紂之亂天下得文武而後治平王東遷之後無一聖賢出來整頓所以直至於秦

東坡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使平王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大

未敢貳也此蘇氏之論亦失於考之不精蓋岐豐之地自幽王犬戎之禍作文武成康之舊都非復周家所有故平王遂以岐豐之地賜秦襄公使之自取此其勢非可以不遷也而蘇氏亦欲如晉王導不遷都豫章會稽之謀只恐此說與當時事勢大段不相似



欽定四庫全書

左氏傳續說卷一

宋　呂祖謙　撰

隱公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元年

左氏繼室以聲子生隱公一段須便見得隱公當立底意古者諸侯繼世雖以適而不以長然元妃茍無適嗣則庶長當立自先儒皆有是說此理甚明令惠公元妃既無適子則繼室之子雖非適子却是庶長

左氏首載孟子卒即載繼室以聲子生隱公一句而隱公之當立煥然無復可疑但隱公性質柔巽大義不明却自以先君之故謙遜退避有不敢竟當之意初不知君位原不是兩間界做得底事此却失於不敢自做非不當立也左氏載下面仲子為魯夫人事則曰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言其有文如此耳實非夫人也桓公亦均之為庶子耳叙事至此則隱桓之當立與否益易見矣只此一段如法吏斷案善叙

陳其事而法意自在其中此左氏具文見意處所以學者要看得詳細

郲子克來王命故不書爵元年

郲是曾附庸之國何謂附庸之國蓋古者封國之餘別有閒地故立以為附庸尋常閒地只散在諸侯之國故諸侯之有罰者則削其地以增為閒地若諸侯之有功者則以其閒地而增封其國此亦如秦漢閒置諸侯郡縣相似皆是犬牙相制底意故其閒地天

子平時各自命王官掌之如周禮縣師是也縣師之職曰掌邦國都鄙之地所謂都鄙便是諸侯國中閒地論來縣師只當掌邦鄙而兼言邦國則是統掌天下可知然而所掌亦是總其目耳觀春秋之初附庸尚有未命於王者見得諸侯之國尚有閒地在邾未命邾本非諸侯至後方得王命周之封建非舉天下皆為諸侯固有閒地參差其間所以能維持天下故如邾之類至此方封本亦周地耳今人止謂王畿千

里之外皆封建非也如漢之郡縣亦雜於諸侯之閒亦周之遺意

隱公求好於邾元年

諸侯初即位必與與國通好此乃相交際之道魯與邾為鄰自來相依倚邾小國固依魯魯得邾亦足以為重故不得不急求好

鄭伯克段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

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愛惡兩字便是事之因由大率人所以致骨肉之不睦者多縁此兩字婦人常情每每如此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制地正是鄭國險害去處便是後來虎牢之地天下大形勢如此處亦自有數如令緱闕之類莊公當時所以不與他時亦是莊公初間好意未必是恐難控制而不與之也故祭仲當時之諫但引先王都城之制未嘗有一言遽傷其兄弟

之情大率骨肉之間外人尚未知得果何如時安敢
便有離間底言語看祭仲第二次再説亦不過蔓草
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寵弟二字便見莊公之意
猶未露竟不曾分明説破惜乎當時殊無調護兄弟
底情意便只就利害上説去公子吕又曰國不堪貳
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
自此辭語展轉怨激看得莊公初間亦未便有殺弟
之意只緣事勢浸浸來了此所以遂成了克段底事

如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此等語亦是狠愎者之常談至曰多行不義必自斃與後來不義不暱厚將崩之語其意却不可回矣學者能細看得此段亦儘見得人情物理

京不度元年

京不度此猶是周之法制當時人猶熟知之猶以違制為不可其後人不復言周多言文襄之制矣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元年

自古所建立國家維持天下大綱目不過數事如三綱五常天叙天秩之類聖人作書亦如此如鄭伯克段莒以姜氏還之類則當時兄弟夫婦之間可見矣故標之於上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此見當時風俗制度皆壞處夫兄弟相戕此是天下之大變蓋君臣父子兄弟是内治制度綱紀是外治内外相維持皆不可欠缺令以兄弟之間相戕相賊如此則當時天下可知

潁考叔對鄭莊公元年

潁考叔開導莊公欲悔之心固善然莊公既已悔過自當直告以母子如初之理不及黄泉之言至可笑此何足復顧乃教之以僞以順其意何也葢人各有力量極不可勉强潁考叔非不知正論然至此力量加不去只得如此說如孟子則不然其曰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其力量大矣凡人之進言多故為委曲遷就之語亦以此耳

公會戎于潛 二年

魯會戎亦是戎狄通中國始見于春秋者

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二年

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是係三綱底事可見天下之

盛衰大抵天下之所以治者只是君臣父子夫婦

司空無駭入極 二年

司空無駭入極注云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古者

天子六卿諸侯三卿雖是三卿而實各兼六卿之事

故三卿皆取天子之次者司徒冡宰之次司馬宗伯之次司空又司寇之次至後漢三公所謂司徒司馬司空却只用了諸侯制度

周人將畀虢公政 三年

周東遷既衰而其舉措皆無一當者所以衰鄭當親反疏之虢將亡之國反倚之至於交質取禾之類君臣之禮亡矣

秋又取成周之禾 三年

成周之地令人多不能分往往以王城為成周不知成周與王城自是兩處蓋天王所都處謂之王城頑民所遷處謂之成周王城即河南縣成周即洛陽縣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此便是河南縣我乃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此便是洛陽縣然此兩處皆統屬於河南郡分別名字便有兩般其地相去亦不甚遠只都在一郡中如今錢塘仁和是也書洛誥詩王風及後漢地理志言之甚詳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三年

宋是二王之後官制又與諸國不同故有大司馬孔父亦當時用事底臣故以殤公屬之

宋宣公可謂知人三年

左氏載宋宣公穆公之事而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而公羊又曰宋之禍宣公為之也此論皆未確蓋宋是繼殷之後殷禮或傳子或傳弟商之法度自來如此故宣公之於穆公却

不是讓禮記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其行以此觀之宣公以其子之不賢遂舍子而立弟未為不是穆公不傳諸子而必歸於殤公此所以兆亂也故宋之禍在穆公而不在宣公

齊衛盟于石門三年

齊僖公亦是顯諸侯當時亦能糾合諸侯盟會已有五伯之漸故國語謂之小霸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三年

左氏叙此一句亦要見他族類之貴處

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三年

柳子厚作六逆論乃曰賤妨貴者盖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遠間親新間舊者盖言任用者之道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亦大矣而可舍之從斯言

乎晉厲公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公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禄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疎吴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舊不足恃也顧所信如何耳子厚之論亦是一説

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四年

衛桓公即位至是歲已十五年尋常人只見傳文相接將謂桓公即位便為州吁所弑不知亦即位許久

傳只是先經始事耳觀書要當熟看細考不可草草也

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四年

杜氏謂諸簒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此春秋時法也且曹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而曹人請於晉曰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蓋前年戚之會負芻在列故不可復討也盟會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五年

春秋時蒐亦有兩般有因時而蒐有因事而蒐臧僖伯之所舉者便是因時而蒐如僖二十七年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三十一年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盾為卿文六年蒐于夷舍三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如此類皆因事而蒐非因時而蒐然而立一將舉一事

必因蒐而後舉者何故古者車徒卒伍無事之時皆散處於田野郊甸之間事不能以盡知唯蒐時農民畢集皆聚在一處所以因蒐而舉者正欲使之公然知得廼是與衆公共底意思況蒐時又不是徒然耀武辨等列順少長又𨚫是寓此禮意在其間故蒐之本意只欲蒐索獸之不孕者亦以兵是凶器不得不略殺一兩件以銷鑠兵氣四時必講亦以舒民之勇氣也自秦以來三時皆廢止于秋時講武世之論者

遂謂古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以此看來乃自秦以後法非古制也春秋經書蒐書獮書狩尚多有之唯苗一事雖不載於春秋或存或廢制度猶在自秦漢而下存者唯狩而已以後漢禮儀志考之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月令章句曰寄戎事之教于田獵武事不可空設必有以誡故寄教于田獵閑肄五兵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為不敬田不以禮為暴天物周禮司馬以旂致民平列陣如戴之陳王執

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師執鼙
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
疾徐疏數之節士卒聽聲視旂而前却春教振旅以蒐
田夏教茇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獮田冬教大閱以
狩田春夏示行禮以取禽供事而已秋者殺時田獵
之正其禮盛魏書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親耕
籍田有司奏四時講武于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
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

令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秦漢間制度如此殊失古意矣

王助曲沃伐翼五年

為天子反助臣以攻君可見周無政是亦畀虢政之類

王命虢公伐曲沃五年

復命虢伐曲沃顛倒錯亂失而復失大抵國之將亡

皆如此

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五年

以公羊考之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士則無舞劉原父曰所謂士者特牲少牢皆士禮也無用舞之儀安能二佾而施之乎周禮舞師之職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小祭祀者王服玄冕之祭也王服玄冕不興舞矣士服玄冕反舞之乎且玄冕又非士所當服者劉

之論極是然以是說考之亦未可信以左氏爲非蓋

周家七八百年中禮之更改亦不只是一次公羊左

氏或前後更改不同各以所聞記之亦未可知正如

後世之法亦不知是幾次更改

叔父有憾於寡人五年

公資質近厚故不忘人之一言

九宗五正六年

九宗五正此乃自唐叔始封受姓者也至春秋時猶

存諸侯皆有世家雖或存或亡大畧皆可見也古之建國天子必有諸侯諸侯必有世家世家之下又自有家臣之類更相羅絡更相維持根盤節錯所以能久長譬之如木有根有幹有枝有葉自大而小此理之必然故上下亦相親附雖衰亡亦不至於遽至秦以後無復此意後世君臣皆是暫時假合若偶然相遇初無悠久以相維持之意故易於土崩瓦解此不可不知也

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六年

此見得周室之衰處先王盛世諸侯貢賦入於畿甸各有常制京師安得來告饑於諸侯告饑於諸侯者是諸侯之貢賦不入於天子故王室始下告於諸侯耳然魯在當時猶為之請糴於四國以紓王室之難此又見得當時猶以王室為事在

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七年

如忘者精神不在於盟也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此數句足見五父之賢矣其至於與鄭伯盟時亦不過數年間耳何其先後相反之甚以墓門之詩觀之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而序詩者以為刺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盖陳佗初間數語以其本有善心資質自好後來只縁師傅不善朝夕相與處者非其人故蕩散其心術鑿壊

其資質所以至此以此知人之善惡本無定分只在朝夕所相與處如何耳學者於此不可不時時警省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七年

此見得古制尚在處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八年

古者有姓有氏有族姓出於一而百世不可易者謂之姓別其枝派各取以為號者謂之氏合而言其一派之所自出者謂之族如齊本姜姓則姜氏之正派

者便是呂氏其他如申國許國之類雖同出於姜姓而支派却别後世姓氏殽亂已久俱失其所從來今之所謂姓却是古之所謂氏

命氏為族八年

命氏為族此三家之漸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十一年

古者大夫家無私甲有事則授之于廟往往所藏處别自有去處與大廟當不甚相逺如鄭授兵于大宫

魯莊公治兵于廟楚武王授師孑焉之類皆可見蓋春秋之初此則尚在後來欲侵伐則便自去侵伐皆是家有私甲如襄十年子西聞盜入于北宫乃歸授甲不聞授之于廟也此皆是古制壞亂處

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十一年

觀考叔初間慈祥愷悌之意能感動莊公念母之心決非是一時幾句言語所能感動也是他平日工夫到後方能如此然以前日之工夫如此而終不能充

于爭車之時者何故此只緣境界移換了蓋用兵行師以殺敵致果為義其勢似易至于爭考叔却被此境界牽動了血氣故挾輈之時不勝其忿而遂忘其身使其在家庭間决不至如此以此知學者做工夫果是難故易之損卦曰君子以懲忿窒慾聖人說損只說此兩事忿必下懲字慾必下窒字此最有意蓋忿譬猶火慾譬猶水火若不止過時必至於燎原當其發時便須撲滅故君子之于忿也須十分用力懲創

水若浸浸不已必至于淪溺必須無一毫罅隙方可故君子之于慾也便須斷然塞斷了此二事唯勇于義者能之是故成德之士在宗廟則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在軍旅則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都是境界雖變而他原不曾變

鄭人許十一年

春秋之初猶以滅人之國為異故鄭入許而不敢有

其後滅國則自有之如縣陳之類人見之漸熟不以為怪也

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謝頴考叔者十一年

此須是看行卒之兵制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大者出豭小者出犬雞此各以人數多寡為等差耳若尋常盟則用牛用牛則其禮重哀十五年衛蒯聵與伯姬輿豭以盟盟不用牛而用豭者蓋當時太子未立不得從人君之禮

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十一年

王制曰天子之縣内諸侯禄也外諸侯嗣也古者王畿有六鄉六鄉外有六縣六縣外有都鄙此古采地之制未嘗世襲但世禄耳自春秋以來采地諸侯始世嗣

左氏傳續說卷二

宋 吕祖謙 撰

桓公

公及鄭伯盟于越 元年

鄭與魯盟此弑君初與諸侯會盟

見孔父之妻于路 元年

妻而使人見于路此冶容誨淫之類宜其及禍

師服論名子 二年

晉之師服魯之臧僖伯申繻之徒皆是國家所咨訪底人盖古者諸侯之國必有知典故備訪問底人所以三代之源流先王之制度不至於斷續而不知者正緣有這般人在春秋之初尚多有之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隷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二年

此數句皆是左傳中大綱目學者惟經歷久看書多

然後深曉得

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二年

古者所謂甸亦有兩般有畿甸之甸有侯甸之甸禹

貢曰五百里甸服此是畿甸之甸周禮職方氏曰乃

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

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此是侯甸之甸如周襄

王謂規方千里以為甸服鄭子產謂列甲而貢重者

甸服也此皆是以王畿為甸世俗習熟多呼畿為甸正合禹貢之制如師服謂今晉甸侯也子産謂曹為伯甸此謂是晉以諸侯而在甸服曹以伯爵而居甸服正合成周之制今晉師服曰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師服指甸地以為本弱則此甸在侯服之外可知蓋去王畿既遠故其地小古者大率地近畿者土廣而貢重地遠畿者土狹而貢輕何故舊時海島之地亦有十里之國以此見愈遠處愈小侯服近畿想侯服

之地必多於甸地也子産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公侯伯子男古者分土為三只有此三等公侯一等伯一等子男一等公侯一等其貢重伯一等其貢稍輕子男一等其貢又輕今鄭伯男也使之從伯本等之貢已為重矣又使之出公侯之貢則豈不甚重觀此兩句最見得古者分土為三一句分明周禮職方氏載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

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大抵周禮所載皆
與其他書合惟此一處却有可疑恐是後來諸侯欲
侵占土地者私廣其數目耳且以孟子考之公侯皆
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以此益可見古者三
等之制又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
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為方百里也地非不
足也而儉於百里古公侯皆是百里如何便有三百
里四百里之制況孟子正是當時人豈不可信國語

謂鄭伯男也鄭在男服此說亦通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逐之三年

此正是後世母后專權之漸

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四年

此非是秦執以屈辱他却是有意要納他所以先執歸去十年秦遂納芮伯秦本周殽函之地去周最近周宜親倚之觀此時猶相親其後漸疎矣

王奪鄭伯政五年

周将亡舉措無不失失之又失至於此無復可言矣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将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黒肩将左軍陳人屬焉鄭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五年

古者天子六軍今桓王何故只有三軍鄭何故却有左右拒及中軍盖周室衰弱不能備天子六軍之制鄭欲當王之三軍就一軍中分出左右拒故有三軍

鄭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中軍之旗鼓二拒之鼓古

者每軍主將之車必有一鼓如國語曰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則此中軍亦當有鼓今中軍乃動旝而不動鼓何也盖車進則鼓動今鄭欲先命左右拒以擊陳蔡衛則中軍尚未動所以鄭中軍以旝為號令也

魚麗之陳 五年

只緣鄭既分左右拒以當三國則中軍人少不能敵王三軍故先偏後伍分開人數使行陳廣闊足以當

王之三軍蓋左右拒只在兩邊當蔡人衛人陳人又不能當王之左右軍也古者車制每車必有甲士三人如主將之車則主將居中御戎與右却在兩傍如非主將之車則御却居中兩邊却自有左右故在主將之左者謂之御戎居車之中者只謂之御御之職掌馬之六轡右之職掌執戈矛哀二年鐵之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我御

之上也淸人之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此皆見得御與右之職事

戰于繻葛五年

繻葛之戰此是周室大變處自此後如陳如蔡如衛之屬竟不見來從王室盖自此一敗後諸侯皆解體矣

楚武王侵隨鬬伯比言於楚子曰漢東之國隨為大六年

觀楚經略漢東之初便欲滅隨而隨終不為楚所滅

者何故蓋少師死季梁在諫行言聽無人沮撓其謀故楚不敢滅後來郤反以厚意結隨以為助使之勿救援小國故漢東之小國盡為楚所滅而隨獨終春秋之世如所謂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隨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今未改看此兩處便見楚常結隨而不滅隨處

楚略漢東六年

楚初盛時横取湘漢一帶漸至中國如敗鄧會南諸

侯盟貳軫州蓼皆是

隨人使少師董成六年

董成如涖盟相似葢兩君不親相見故使人往臨之

季梁曰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六年

古人說治民必言事神葢人君是神民之主天下國家只是治民事神兩事周禮一書自初至末亦只說此事見得古人以實事看神如後世以神為虛誕文具了春秋之時神民所以並說者只實見其不是虛

誕且如學者不愧屋漏不欺暗室此便是知有神處

上思利民忠也六年

尋常以誠事君謂之忠如隋煬帝下詔非不說要利民只此心不誠於為民故謂之忠則不可古人上下常通說此一字如孟子曰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仁矣必曰自反而忠既說禮與仁而又必說忠者何故蓋亦欲實驗此心果何如也一部左傳所以多只說一箇忠字自秦漢以來簡册中此字始斷絶

祝史矯舉以祭六年

所謂矯舉者如無嘉德而曰嘉栗不能馨香而曰旨

酒之類皆謂之矯

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

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六年

既說博碩肥腯何故又說備腯咸有此兩句似重然

細看來博碩肥腯是大綱統言牲體備腯咸有自各

以其類而言之如用太牢則牛羊豕三者皆相似乃

可如三者之中有一不稱則不得謂之咸有此四句各不相似故杜氏謂其實皆當兼此四者看他下兼字便見得杜氏不以為同處

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六年

無讒慝便是所以為馨香處且如一家中所以謂之馨香者必其父子兄弟中和睦而無乖離之意乃可謂之馨香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兩句最有味

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六年

此四句自有次第

北戎伐齊六年

當齊桓未覇以前戎狄横行於中國滅衛伐魯伐周之類甚多自管仲相桓公之後方能攘之所以孔子有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之歎須看當時事體然後知聖人之語不妄發

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六年

春秋時班次亦有兩般無事時則以爵尊者為先出

師時則以主兵者為先隱五年邾人鄭人伐宋邾在
鄭之先邾主兵也桓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齊衛在
鄭之先王爵也今鄭為齊伐戎如以主兵例論之自
合居先而魯以王爵論故居後又如踐土之盟載書
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
在盟府夫魯弱國也蔡小國也如何却在鄭齊之先
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此所以周班為先後也戍齊
見當時諸侯猶相親附猶相扶持

鄭忽辭齊昏六年

忽不借助於他國而自求多福非奮然誠有志也盖其為人淺狹而多所拘攣暗滯而動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孑孑然以文義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察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志而深求其實則資之弱固可彊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為善有名而無實所以卒見嗤於祭仲而為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

而信道者所以益寡也葢昭公但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而所謂在者初未嘗做功夫也

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八年

楚人所以尚左者蠻夷之俗也蠻夷以左為尚如左衽之類皆是中國則以右為尚

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八年

謂君當與王為敵

王命虢仲八年

此皆畿內諸侯周之舊制畿外諸侯則世襲畿內者則皆隨其所職且如為卿則有采地或免或死則已不世襲也其後乃亦世襲周之王畿皆為人所有所以益弱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于鄧鄧人弗受九年

此見得鄧全無政刑處道朔巴客之聘既及鄧境而

鄭人敢于殺而奪之則鄧之綱紀蓋可知矣及楚遂
章讓鄧之時則鄭人之罪鄧所必討而鄧反助之蓋
國家將亡則綱紀都無後來楚文王過鄧而三甥請
殺文王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縱使是時殺得楚文
王鄧亦不能久存蓋鄭人奪幣之時鄧之亡形見矣
左傳中如此等處最要看

虢仲譛其大夫詹父于王　十年

虢仲是王之卿士詹父是虢之屬大夫假使詹父有

罪虢何故不自討而必譖之於王葢大夫命于天子而屬于虢仲非虢所能私討也如今相國府有左右司之屬六部有郎中員外之屬相似此虢仲所以必訴之于王

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十一年莫敖楚官也楚初只有莫敖後來彊盛時又有令尹故令尹之權却重莫敖一官雖存而權反居令尹之下矣

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為卿十一年

封人是治封疆之官祭仲以封人而入來執政得見

春秋之初尚未世襲在蓋官人以世非古之制度乃

武王數紂之辭

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

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

之十一年

此盟是要盟要盟義所當背如孔子蒲之盟孔子過

蒲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鬭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也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楚伐絞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採樵者以誘之十二年

行軍之法有正軍有役徒正軍是行陳之兵役徒是供役使之兵如采樵底人乃是役徒非行伍間執干

戈弓矢者也然役使採樵時却必使正軍扞衛以往今欲為計以誘絞人故請無扞信二十八年欒枝使輿曳柴而遁昭十三年衛請禁芻蕘者皆是采樵之役徒也

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十三年

鬭伯比既知莫敖之必敗不使明告于楚子而使追

屈瑕却待鄧曼之說而後方使賴人追之遷延了許多時節何故蓋此不是伯比不肯直諫楚王恐是楚軍法軍行而沮撓軍謀者則有刑故伯比微諷而不徑言之意欲使楚王自悟耳婦人不預軍事而楚王入告鄧曼者蓋師已盡行而又欲益師詠其說而入言諸家人耳此亦人之常情也

年

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十三

衆謂士卒諸司謂偏裨之將

楚師盡行十三年

楚伐羅一小國其師盡行則當時楚亦未甚大

楚宥羣帥十三年

楚之政事如此便自是將興氣象

莫敖屈瑕十三年

屈瑕終始三事博議論得却是大率博議中議論自

今日看來十全精確者大段有數葢此書舊日一時

間意思耳

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_{十四年}

左氏所謂禮非左氏自說乃是周之典禮蓋夫子未筆削春秋時魯史本謂魯春秋魯春秋之法合於周禮者則書不合於周禮者亦書所以示勸戒也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今左氏所謂禮也之類便是然其中却又有兩般有周之舊典禮經又有春秋當時之所謂禮如鄭以齊人朝

王禮也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紀禮也曹人致餼禮也此皆古之所謂禮也如大夫三月同位至如君薨卒哭而祔之類此皆是春秋當時之所謂禮左傳書禮處極多要須編緝作一處看方見得兩般分明古之周禮非今周禮之書今周禮之書只可謂之周官者

鄭子人来尋盟十四年

杜氏曰其後為子人氏此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

宋人以諸侯伐鄭焚渠門入及大逵十四年

逵是道路之名如莊二十八年楚伐鄭衆軍入自純門及逵市宣十二年楚伐鄭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在鄭多謂之逵在齊多謂之莊在魯多謂之衢此皆各以其國之道路廣狹名之逵道方九軌車兩輪間曰軌一軌凡八尺九軌七十二尺計十二步而周禮註九軌不名逵爾雅曰九達謂之逵杜氏謂道方九軌為逵者彼以鄭城内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為九軌

然鄭有九達之道未可知或只是容得九軌亦未可知此正如蜀中棊盤市之類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十五年

杜氏謂車服乃上之所以賜下如舜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益稷曰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是也然書中所說車服亦各不同如舜典所說乃天子所以賞諸侯者益稷所說乃人君所以賞士大夫者此兩般亦

所當然至于不私求財則諸侯自有常貢如禹貢九州之賦各貢其方物若過求之則為私求財矣以天子下求車此雖非天子之體然天子不能自辨而所以下求於諸侯者亦見得當時諸侯常賦不供敢於慢周處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十五年

當時雍糾不享於家而必享於郊者何故盖祭仲是鄭之權臣黨與盛强就享於國中則救援多至必難

誰何所以享諸郊者特地使他出在遠地使他黨與卒來不得故殺之也易如陽虎將享季氏於蒲圃而後殺之之類相似蓋蒲與郊皆國外之遠地而季氏與祭仲皆一國之權臣

諸侯謀納鄭厲公十五年

昭公正嫡出奔並無人欲納之厲公庶子纔出奔而諸侯即謀納之蓋昭弱厲强可見當時不論是非只論强弱人情大畧類此

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年十六

壽子將欲免急子而必載旌以先者何故蓋旌旗屬凡使者出竟則有旌儀禮聘禮云使者載旜及竟又云及竟張旜誓乃謁關人入竟斂旜乃展又云及郊又展如初註曰旜旌旗屬也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此古使者之制如此壽子所以飲之酒者正欲使之

醉而後可竊旌以先往也自常情看來壽與朔是同母弟朔既讒構急子則壽亦宜同構之也今乃導急子使行又欲以身免其死此最是賢於人處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然以道理論之急壽之死亦有未盡處父有過子當掩護而正救之爭相為死是暴其父

之過也此未得爲盡事親之道必如舜之號泣大杖則走然後能盡事親之道

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十七年

疆事云者謂此疆埸閒微事耳爲疆吏者當自區處足矣何必來告若如契丹來求關南地之類此却是大事須當請之於朝廷非邊將所能自區處得了若只是邊鄙閒時復侵掠五里或十里此亦常事耳何必一一浼朝廷之聽

高渠彌弒昭公十七年

鄭莊公聚權謀之臣於朝雖可以立一時之功快一時之意然只莊公可制服之纔至莊公薨百態交作都無一豪節義如渠彌之弒昭公如祭仲之逐厲公都不知義理所在蓋此曹平日只理會得權謀上有人制服則為用而不敢肆上既無人則自用其權謀自擇其便利何所不至耶君子非不欲快一時之意用權謀之士也所以獨取忠厚長者蓋為長久之計

耳

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年十七

此一句是左氏譏昭公處言其特能知之耳而不能去之意自見於言外此正是惡惡而不能去也左傳中如此此處皆左氏筆高含不盡意

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年十七

復是報復之復謂昭公初間只是惡渠彌而渠彌後來却弑了昭公以為報言其報之之甚也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十八年

左氏所以載申繻諫辭一段者便要見得姜氏是第一次如齊處言前此未嘗如齊至此方往故申繻以未曾有此遂入諫耳故左氏因以諫辭繫之大抵作史之法皆如此後來文姜如齊不知其幾而都無諫者何故以此看來此行是第一次尤分明

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十八年

此見祭仲全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底人且昭公是祭仲所立渠彌既弑昭公仲何故不討而又事子亹況仲在當時專據兵權非力不足蓋當時厲公在櫟自櫟入鄭地殊不遠仲若討渠彌時正恐厲公乘隙而入蓋厲公不是無能底人仲所以顧一時利害且安順過若以賢者處之安肯如此

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十八年

並后如褒姒申后之類匹嫡如齊僖公寵夷仲年之

類兩政如狐突諫晉太子曰外寵二政是也謂如政當由中書出而今却自近習出之類耦國如鄭京城晉曲沃之類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傳續說卷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錄監生臣楊以澐

左氏傳續說卷三

宋　呂祖謙　撰

莊公

築王姬之館于外元年

莊公之立桓公見殺於齊則莊公之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不能以復讐為念前輩論之詳矣然又須識得莊公之要領王姬歸于齊魯絶之而不與主婚義也而魯則畏齊之强而不敢絶欲與之主婚内則

畏清議而不與外則畏齊之見討而不敢絕其君臣之間宛轉商量一箇兩不相妨底道理故築王姬之館于外三傳之說不一然皆未必是凡天下之事不知夫不共戴天之仇義不可與者未足為憂既知之而求所以委曲回互者深可憂蓋其不知者良心一朝頓回則其發不可禦既知之而欲立一名字求以委曲回互亦終於此而已矣父子之間天屬之恩莊公報齊之心宜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寒如手足之

必捍頭目安可以委曲安排回互使之兩不相妨至如伐郕一段亦然莊公本自畏齊而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皆是立一箇名字文飾之此其所以終於不振穀梁謂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註云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俟迎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又曰於朝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改築外變之正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此同姓主婚之制而魯人改築之

意也然天子之女下嫁諸侯何以必魯主之而天子不自主蓋天子不當與諸侯為敵體是故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魯於周為同姓故使主之然莊公是時於齊有不共戴天之仇莊公非不知道理去不得只緣力弱不能自强明告天子誓與齊絶恐恐然懼為齊所侵伐只顧些少利害忘了父子大義却說中間做委曲底道理大抵為人最戒如此設辭做

事極是害人寧是不知義理底人一旦覺時尚有改

悔時節

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四年

楚初稱荆詩所謂荆楚便是尸乃是楚陳名孑亦鎗屬蓋楚陳所利也大抵陳中自有利于長兵有利于短兵弓矢利遠是謂長兵孑只利近故為短兵此亦見始參用孑為陳處

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四年

此見得當時尚知古人致齋之義蓋楚武王平日是攻城略地底人豈復知正心誠意之理然欲入廟之初猶知所謂齋者蓋齋是精神會聚之時于此散蕩覺不收斂故驚而入告諸夫人耳所謂將齋是欲入齋而未齋之時故可入告使其已齋之後則不可復見夫人矣後世徒有齋之名而不知齋之實故雖當此時而亦不復知所謂蕩矣

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四年

武王既死何不便去發喪却除道梁溠營軍臨隨何故此是為竒兵伐他處盖軍中既無主帥則事變易生不如此隨必反追楚師故楚人到此只得向前至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請為會于漢汭而後無可慮盖漢汭是楚地既入楚地則事始無他虞矣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四年

紀侯能全身遠害為宗社計亦不為不賢比之銜璧面縛者遠勝

王人救衛六年

朔不當立王救之是也

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

知本之不枝弗强詩云本支百世六年

此正是左氏論大凡立君之法非是斷此事之是非

夫所謂本者指適子而言所謂支者指庶子而言今

以適子謂之本此固易見苟無適子而能于庶子之

中擇其最親者亦謂之本以庶子之最親繼先君之

正統此止可謂之本而又未可謂之知本所謂知本者謂又於羣公子最親之中舍其不賢者擇其賢者而立之始謂之知本詩云本支百世周之所以能長久者只緣是知這箇本支道理

楚文王伐申過鄧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六年

夫鄧之亡不在於不殺楚子而在於不能自立紀綱修治甲兵以整頓一國所以卒為楚所滅向使前時

從三蜴之言殺了楚文王又安知後來别無一箇楚文王出故不能自强其國而徒然不從人言者亦所當戒

恒星不見七年

齊桓公將覇乃天下一變故天象先見

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八年

夏書皐陶邁種德德乃降此正今皐陶謨之文而杜氏謂逸書者何故盖緣秦火之後唯伏生口授尚書

傳于世如益稷大禹謨泰誓諸篇世皆不得而有自孔安國古文尚書始皆有此數篇當時但隱藏于民間未甚公行于天下至東晉時始盛行于世杜預是西晉時人猶未得見之故曰逸書如楊子雲以酒誥為空言相似亦是未曾見也邁遠也降及也言德非可頃刻間求速效必須遠遠播其德乃能及民

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八年

莊公不能報父之讐而却立名字要委曲回護過了

此政與築王姬之館于外相似左氏不明大義却徒取他一節此左氏于此等處猶有欠處

齊無知弒襄公八年

看齊襄公須看得每舉而每得志是其所以速襄公之死觀其當時淫侈無度肆行不道無不得志如一滅紀則紀侯大去其國纔以王人伐衛衛便服纔欲滅郕郕便降至于欲會魯侯則魯侯至欲要姜氏則姜氏至每舉而每得志惟其得志之頻故所以為死

期之速宜乎卒蹈無知簒弑之禍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豕人立而啼八年

此亦是大豕之常態耳不足深怪緣齊侯有疑心所主不定故見得如此

誅屨于徒人費八年

以齊之富强豈無一屨之供而必責于徒人費者葢求之倉卒所以偶無耳

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八年

以襄公之無常本無德以感人而紛如孟陽之徒皆為之死者何故蓋襄公平日不能親任賢者而小惠所懷者止此等人雖千百為死亦無益于事此見得襄公所以為襄公處

襄公立無常八年

不必只是政令無定凡事皆然如與文姜會處皆是無常底事

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八年

既使民慢則雖殺人而人亦不畏

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八年

鮑叔奉小白出奔于將亂之初管仲奉子糾出奔于已亂之後以仲之才論之豈不及鮑叔而叔何故如此知幾仲何為而不能知幾盖叔素知小白之賢平日保護故其輔佐出于誠所以未亂而先奔子糾乎

曰亦只是尋常底人耳而仲之佐糾又非其本意而出于君命故亂作而後奔如仲射小白中鈎其于事子糾之義亦盡矣仲之不死于子糾亦未為傷義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九年

桓公自莒先入與齊大夫盟在春閒至夏方納子糾何其遲緩如此蓋二公子各有黨魯欲在中閒調護勢亦甚難故遲了許多時節

鮑叔曰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九年

鮑叔之意正在生得管仲所以如此說管仲亦知鮑叔必不殺他故特地請因至堂阜而後稅者蓋堂阜是齊地至堂阜而稅則魯人不疑不然魯人知之則未必不復為魯所奪也

管夷吾治于高傒九年

高傒齊之上卿治是治政之才過之

公將戰曹劌請見十年

劌平時初未嘗仕于魯何故却自出來為之謀蓋魯

是劌父母之邦前年乾時之戰社稷幾不可保此一戰若再大敗則社稷必危劌不忍坐視父母之邦至于殄滅其勢不得不自出來向使大勢未到極處時劌亦未便自出以此見乾時之戰是魯大敗處況當其時齊之興勢方強而魯之在位者又皆非深謀遠慮之士劌于此不出則魯未必有復存之理故自此長勺既勝之後魯却用曹劌于朝觀諫觀社處便見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十年

此指當時在位者耳然古者肉食亦自有制唯貴者老者耳如食肉者皆與食肉者無墨之類皆是說貴者如孟子云七十者衣帛食肉是老者皆食肉古人儉約非如後世奢侈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皆是古之制

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十年

曹劌之言正與季梁之諫相似蓋古人只理會神民如周禮所說賓祀處皆是此兩事春秋去古未遠尚

知此理自秦漢而下鮮能識此者

忠之屬也十年

言亦是忠之一端耳觀此數條亦似迂濶而不切于戰然以理論之可謂得其要處大抵得民之心便是得軍心然莊公素不違此何故便能悟其言蓋劌自前面鋪叙有來歷所以見得明白

齊人三鼓劌曰可矣十年

齊人三鼓而魯不鼓非是任齊自來進兵盖魯前面

遮護截定了後全不動

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

十年

軾是中車之軾板劌所以登軾而望之者蓋軍敗有兩般有果敗者有詐敗者詐敗者旗雖亂而行伍進退之節初未嘗亂乃是變陣特偽亂其旗以誤敵耳自非真知兵法者不能識之劌正恐齊人復有變陣設伏兵以誤我故登軾而望之故曰夫大國難測也

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臧文仲曰宋其興乎十一年

杜註謂文仲魯大夫蓋當時臧哀伯已為魯卿故文仲止得為大夫何故蓋一族中只一人為卿故哀伯卒後文仲始為卿注曰魯大夫所以别為卿者也

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十一年

如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湯以六事自

責之類皆是禹湯罪己處桀悔不殺成湯于夏臺紂則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皆是桀紂罪人處

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十一年

此是閔公對他如何見得是御說之辭蓋春秋時辭命有自君出者亦有臣為之者論語所謂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此是出于臣所為者蓋辭命安危之所係不是臨時漫對他必先子細與人商確而後告之

石祁子論歸猛獲十二年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弗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此一節是以道理論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此一節是以利害論此數句當作兩節看方分明惟天下之惡一也此句最道得好非有識見底人不能說得出觀檀弓所載石駘仲卒無適子卜庶子為後皆欲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

沭浴佩玉以此見得石祁子自幼年便别了故至此

所以有這般議論

盟于柯十三年

齊服魯當時宋與魯最近齊而彊故先事宋魯宋魯

既服即有鄄之會齊始覇矣

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十四年

是時單伯帥師以往其出兵多少之數雖不載於經

傳然亦可以例類如晉平丘之會請師王賦元戎十

乘以先啓行以此看來兵亦不多葢霸者只欲假王師之名耳非真欲資其力也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十四年

傅瑕初間許納君之盟不過一時間勢所廹耳是謂要盟及至入國之後背之可也然必去弑君者何故葢當時風俗以盟為重纔與之盟則不得不踐其言

唯識道理者然後能自區處故所謂背盟者又自有兩等人有般是狡猾底人反覆無信者有一般是識得道理達時變者如孔子蒲盟是也

傳瑕殺鄭子十四年

稱鄭子居喪故也有在喪稱子有貶而稱子如宋子鄭子之類皆在喪而稱者如杞子自侯而伯而子者乃貶爵而稱

厲公殺傳瑕十四年

厲公殺傳瑕與晉惠公殺里克相似

上大夫之事吾顧與伯父圖之年十四

上大夫便是卿周禮纔書卿了便無上大夫止書中大夫下大夫春秋之初周制尚在到後來如晉有上卿又有上大夫便見得制度壞處

厲公入遂殺原繁年十四

自當時觀之厲公之問甚曲原繁之對甚正何故厲公纔入却便殺了原繁蓋原繁與祭仲之徒皆莊公

舊臣又有權謀厲公若不去他時終放不下鄭有祭仲原繁洩駕曼伯之徒故後來鄭常多謀臣如衛有石碏故後來有蘧伯玉之徒

楚滅息入蔡十四年

楚伐鄭十六年

當時齊雖霸然如楚如晉雖長侵伐而力未能正故置而不問其後彊盛則晉楚自服譬如奕棊渠自知所先後也

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十四年

大抵事須自小處便遏絕了乃好如蔡弗賓初間只是小事後來至於伐蔡以獻舞歸又至于滅息這便不可撲滅了使蔡初間便遏絕了時終不至于喪身失國

齊人執鄭詹十七年

鄭詹至晉文公時猶在此葢鄭用事底臣然前年鄭

既服齊今却不朝何故盖鄭介於齊楚兩間恐楚來伐故不朝齊

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殺齊戍十七年

此皆是遂國之大族以此見得氏族得力處

秋有蜮為災也十八年

大凡春秋所書皆是本地素無有而忽有焉者則書如有蜚有鸜鵒之類是也

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十九年

夫勝負兵家之常而楚子一敗之後鬻拳何故便不納蓋楚正是圖覇之初不是尋常時節一小不勝則聲勢不張羣蠻小國必乘勢共起而叛之此鬻拳所深慮也況此一敗又非是小小不勝鬻拳如何不出來强做得此又見楚方興時便自有這般人觀其以兵諫楚子便見鬻拳乃是朴直木强底人忠于國家不知其他只是不曾識得道理左氏謂之愛君此亦是左氏不明得大處故杜氏之注云明非臣法此一

句雖非是左氏本意然杜預却以此一句救左氏之失處

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公子頽以伐王十九年

惠王致亂之因只自貪裏來

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子虢

公曰寡人之願也二十年

王廵虢守虢公為王宫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與之爵鄭伯由是始惡于王二十一年

王無事時于虢為厚于鄭為薄有事時鄭每先出力扶持虢却全然不見大凡此處正是事之際要處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要識得洛誥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

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周公告老只以此一件事戒成王盖此却不是容易底事看敬識兩字便見得如此難須子細辯别其果是誠意來享又須辯别其是不誠來享其間有享雖多儀誠意不及此與不享者同若不能用志辯别其真偽以誠意來享者如此不誠意來享者亦如此則天下何縁復來盖是非不明則并其是者皆亦不誠矣享且如此則其他事事如此如虢築宫于玤此正是享多儀儀

不及物者恵王無事時都被他以閒禮數取奉了不特是此一事每每如此鄭却是得力可倚仗底人王却不曾識得此周室之所以衰正緣如此顛倒了譬如朋友中無事時以酒食笑語相追逐底人平時甚好及至有患難時却便都不見至于平時冷淡底人雖若不滿人意患難時却十分得力故學者須是知所親疎

陳人殺其太子禦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二十二年

陳人陳宣公也陳公子完是厲公躍子史記謂厲公佗之子非也當以釋例為正

陳完奔齊二十二年

齊始霸而亡齊者已至頗如寒暑相代夏至一陰生冬至一陽生也

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二十二年

此是真箇以龜卜葢古者大事必卜今以臣飲君亦大事故卜

懿氏卜妻敬仲二十二年

左氏所載筮易之辭如此詳者何故葢左氏正當田氏簒齊之時故大意亦以為田氏所以强盛者亦非偶然其數如此

庭實旅百二十二年

庭實旅百楚子入享于鄭時孟獻子亦言之禮記曰庭實旅百何為乎諸侯之庭以此見諸侯不當用此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二十二年

玉帛正是天地之産天産是動物地産是植物如幣帛之類皆出于蠶故為天産金玉之類皆藏于地故為地産

公如齊觀社二十三年

觀社是觀兵

會以制財用之節二十三年

制財用之節如平丘之會鄭子産爭承是也

諸侯有王二十三年

王是王事是朝會征伐之事

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二十四年

前年既謀譖富子而去之今又殺游氏之二子蓋富子是有力者游氏二子是有謀者先去有力者次去有謀底人然後可以下手故士蔿告晉侯曰可矣

始結陳好二十五年

蓋十九年陳與齊人宋人伐我西鄙至此始結好看

左傳如這般處便考他前後事迹曾有甚斷絶處方見得來歷子細如前無事可考時只是未曾往來此是看左傳一條例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二十七年

此是大節目蓋已前皆服楚今始服齊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二十七年

讓事如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之類樂和如出入相

友守望相助管子内政所謂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接其歡欣足以相死之類哀喪内政所謂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之類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二十七年

恵王恐使齊侯不動故先賜齊侯命此見周室所以衰弱處然齊侯數以王命取賂而還亦只是略略應命不是十分着力當時管仲尚在而齊侯取賂何故蓋桓公做事管仲亦有調護不得處於此可見

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二十八年

此所謂使俱曰者使國人皆如此說杜註謂使二五俱說恐說不順蓋離間骨肉庶人須要彌縫不覺

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十八年

蓋情疎則易離情親則難間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

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二十八年

葢舞有部曲行伍之次便是陣法樂記曰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註云夾振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分猶部曲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觀此可見舞之制度故曰先君以是舞習戎備也

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縣門不發楚

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二十八年

是時楚師既遁而鄭自有備何故却要奔蓋楚此一戰亦不是小戰觀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一句可見城濮之戰春秋之大戰也不過七百乘此六百乘計二千四百騎車其勢最彊盛此所以欲奔

鬭穀於菟為令尹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三十年

當時子元既以貪淫亂楚故楚遂擇廉潔者繼之左

氏記此事在子元為令尹下見得須當如此如唐肅
宗既見元載以貪敗故特用楊綰其事正與此相似
齊服楚所以甚難者以有子文為令尹也正如諸葛
武侯乃與司馬懿為敵所以不能成功耳

齊侯來獻戎捷三十一年

獻捷亦有兩例如襄八年邢丘之會鄭獲蔡司馬公
子燮鄭伯獻捷于晉親聽命此是獻其囚謂之捷二
十五年鄭伐陳陳侯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子產

數俘而出此是獻其功而不獻其俘今齊侯來獻捷是獻其俘也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三十一年

此句最要看蓋中國而至于用兵此是甚不得已蓋中國非叔父則伯舅之國也

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三十二年

大凡會盟中欲先相見者皆是先欲自謀二國私議

如隱八年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三十二年

古者尊敬神明纔在後世便是差錯了意思自應如此就此一段論之如内史過議論尚有可取未至全然差舛在

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戯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

于稷門三十二年

莊公既知牙之罪可殺而終于不殺何故蓋當時只不合說過了便休天下事當做便做切不可如此說了便休極是害事然莊公當時家法不正習以成風雖圉人犖與之戲亦不深以為怪蓋魯自文姜以來禍亂既作初閒其夫桓公見弑其後二子叔牙慶父見殺及其二孫子般閔公見弑又及其子婦哀姜以宗族言之則閨門之内禍亂如此以名義論之既弑

三君又殺二卿此皆緣文姜淫亂所以生出許多事

以此觀之曲禮内則所以纎悉閨中事者非是繁碎

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三十二年

成季殺叔牙而不殺慶父何故蓋兄弟間至於不得

不殺者此是甚不得已安可又殺慶父但去其一人

則其黨自孤矣

子般即位次于黨氏三十二年

古者君薨太子即位皆有喪次如顧命所謂迎子釗

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翼室即次也子般所以次于黨氏蓋欲倚外家以為助耳

閔公

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元年

士蔿勸申生去至與其及也義已足矣何故下又說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蓋緣申生本是慈祥底人有眷戀不果之意士蔿是當時謀臣見得利害明故其辭若此

畢萬筮仕于晉元年

左氏載畢萬筮辭如此詳者何故盖左氏正當三晉强韓魏盛時故推原其始而言之如載陳敬仲事相類亦如王莽武后時多獻符讖之類

衛懿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二年

衛侯不命以言而以物何故盖古人大抵以物為信

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二年

如周禮太史之職祭之日執事以次位常盖祝史皆掌祭如今此制尚在天地神祇位板皆太史局掌

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二年

盖衛惠公即位時正是齊襄公時所以有此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二年

古者一車甲士三人論來三百乘止合九百人而今何故却有三千人盖此甲士却又非在車上者乃别是車外步兵緣其國中長于步兵故齊所以增了許

多後來晉伐狄亦毀車為行皆是此類

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年二

此一段最要看自常人看來祭服門材魚軒皆是閒慢底物事不知此却要緊緣衛國既為狄所滅全不成模樣所以畧與他做一國大綱體面乘馬是人君出入須要儀衛祭服是奉社稷須用禮儀牛羊豕是與他做畜産之本門材是與他為外面體面魚軒重錦

皆夫人車服之用事事不可缺此是齊桓公識得立
國規模所以纖息備具以此見左傳學者最不可不
細看此乃有用之書

鄭人使高克師師次于河上二年
高克何故在河上蓋當時狄已滅衛聲勢大了鄭須
預為之備蓋衛在河北鄭在河南

晉人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二年
申生伐東山當時衆人無不知太子之危若從衆人

之言逃之他國或可以免驪姬但欲得太子之位其子得立則亦已矣太子居深宮中難得過失則難讒譖故驪姬常使之出外將兵無功固可加罪有功則又以為得人心